110學年度第2學期通識講座記錄

講次：第10講

講題：文學視域中的海鮮文化
講者：廖鴻基 董事長

時間：111/05/20（五）Am10:20 ~12:00

地點：湖畔講堂
記錄：薛福仁

　　今天的講者是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廖鴻基董事長來演講，講述如何透過實際在海洋實地活動藉由文字的紀錄描述自己內心與海洋之間的交流，用著不同角度來更理解海洋的意境與意義，並產生另外一種超脫於文字之外的體驗與體悟。

 從環境母體的角度切入，了解環境是一切的母體，海洋也是故事的起源，講者講述過去喜歡去漁市的經驗分享，覺得自己可能上輩子是一條魚，因為沒有任何的原因本身就喜歡那樣的環境。在講者早期，在花蓮有當討海人一陣子，因此他不是想像中寫作而是生命經過體悟後的字字刻劃。

講者說我們當然不能跟大陸型的國家比資源，因為我們是海島型的國家，所以海洋是我們的資源，但是我們因為種種的原因所以我們對海洋沒有這麼熟悉。以魚來出發看，牠養育了我們上一代的祖先，從很多文明當中檢視，魚與人類的關係是很密切的，當我們跟魚互動就是一段故事，所以魚與人之間流傳了數千年關係，但以現在的角度來看現代海洋文化的發展是可惜且衰退的，因為我們對於魚的關係只有留下好吃不好吃的結論。台灣吃魚與捕魚的數量都是全球排名前十，從遠洋漁船數量來看或者從魚的種類來看也都是全球排名相當前面，但我們卻沒有相當的海洋文化支撐。

什麼是「魚文化」? 台灣社會與魚的互動，就是魚文化，再更深入的就是精神 ，延伸出來的就是海洋文化，再往下產生海洋藝文。

 講者說在這個時代海洋精神是斷裂的，很多人只有海鮮文化，形成相當大的斷層。我們整體的台灣都還是保持的禁止的文化，這是大陸型禁制的思維，我們看不到海洋，從最明顯的媒體來看，海洋的意外會被放大敗壞，但是在那一個時間點或許陸地有更多意外的發生，不過媒體只會加深海洋意外的印象，實在很可惜。

 老人與海、白鯨記、冰島漁夫是世界三大海洋文學經典作品，描述都相當歷歷在目，講者也投入討海人的生活，講者講述了抓旗魚的經歷，他認為旗魚身為食物鏈的高層，如果被標中了只會水平方向的逃走，這時候要靠工作手套拉住，這個拉住過程連手套都會冒煙，倘若旗魚不掙扎了他就會往深水跑，等到漁夫把它拉上來，而旗魚不會在甲板上活者，牠會在上來的途中自殺，拉上來時乾乾淨淨的連血也看不到，留下體面的最後一程順利地走。講者從這個過程感受到體悟，我們很多社會的人是不一樣的，魚都有尊嚴地走但人卻不一定，雖然在魚在自殺的過程是痛苦的但牠卻會選擇這樣。

 講者認為鏢手是海上獵人，每次的捕撈獵物都會把全船的精神集中在鏢茅上，與魚碰撞的過程就好像有戰鬥火花一樣令人振奮。講者也說到寫作是很難賺錢的，所以過去為了兼職所以時間變得很分散，但拜疫情所賜，在去年出了長篇小說。

 鏢刺魚業的文化只有台灣有這樣的文化，但隨著時間的演變，慢慢的這個文化也逐漸消失，海上獵人也不再拚搏，慢慢的來去鏢那些軟弱的漫波魚，就跟海洋文化一樣慢慢地式微。

 社會喜歡看人的表面，例如斷定討海人都從外貌來斷定，但是要看的是內涵，判斷是不是討海人要看的是他在甲板上是不是有足夠的能力可以抓魚，而不是用膚色或說話模式來決定他是什麼樣的人。

講者說自己很幸運搭上捕魚的末班車，現在的漁業變成是一種活動展示，常常人比魚多，已經看不到海上沸騰的樣子，那樣的場景是高階捕食者再補食下一個階層的魚苗的場景。魚源枯竭已經是很嚴重問題，當初在宣達不可以吃吻仔魚時受到很多的挑戰，在這一代已經將下一代的資源消化掉了。講者認為面對問題不是禁止而是接觸，讓我們更認識海洋文化，大海才能夠永遠陪伴我們。因為認識海洋所以我們才能夠有所選擇，講者從自己下海捕魚之後覺得自己上輩子是條魚下輩子也可能是條魚，所以這輩子用很多時間寫魚的文章。

最後講者留了一段話給在場的聽眾，海洋無可預約但值得期待，結束今天的演講。